时政报告（亚阿冲突）参考材料

一、亚阿冲突时间线：

1994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双方达成长期停火协议；

2016.4 亚阿双方在纳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发生冲突；

2020.7.12-7.13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北部边境塔乌兹地区发生冲突，阿塞拜疆方面有四名士兵死亡，亚美尼亚方面至少有两名边防警察受伤。双方均声称对方挑衅，亚国民会议主席扬呼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议会谴责阿方挑衅，俄对该区域形势表示关切；

2020.7.14 亚阿边境冲突规模扩大，当日双方伤亡人数升至十人以上，阿方称当日冲突已造成本国7名士兵和1名平民死亡；

2020.7.15 亚阿双方达成短期停火协议；

2020.7.16 双方均声称对方破坏停火协定：亚美尼亚方面称阿国防军在16日凌晨用大口径榴弹炮轰击亚美尼亚边境村庄，阿塞拜疆称亚军队用各种枪械向边境射击约百余次；

2020.7.22 联合国秘书长在同一天分别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领导人通话，表达对当前双方冲突现状的关切，呼吁双方迅速采取措施、全面降低冲突、避免挑衅言论、恢复谈判，为实现该区域长期和平提供解决方案；

2020.9.27 亚阿双方在纳卡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双方均有技术兵器（阿塞拜疆方面的无人侦察机、直升机，亚美尼亚方面的防空导弹系统）的损失报告；俄外交部和联合国对该区域的冲突表示关切，并呼吁冲突双方停火并重启谈判；

2020.9.28 经边境的军事部门统计，截至当时，冲突共造成59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同日，阿塞拜疆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并实施戒严、宵禁，亚美尼亚宣布戒严并执行全国动员；亚美尼亚方面建议欧安组织和明斯克小组介入；

2020.9.29 有消息称土耳其将组织成建制的野战军和军事顾问进入纳卡地区协助阿塞拜疆作战（此说法受到阿方否认）；双方冲突规模进一步扩大，双方技术兵器（坦克、火炮、无人机、直升机）的损失报告和人员伤亡增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9月29日举行闭门会议，对纳卡局势“表达担忧”，谴责动用武力，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停火呼吁；

2020.10.1 英美法呼吁冲突双方停止冲突重启谈判；边境冲突仍在持续升级；

2020.10.4 俄亚外长通话交换意见；双方因冲突死亡的总人数已逾230人；

2020.10.7 俄防长分别与亚美尼亚防长和阿塞拜疆防长通话讨论纳卡地区局势；

二、亚阿冲突的深层次原因：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发生冲突的深层次原因，并不是单一的领土争议因素，宗教冲突、民族矛盾、区域性大国的利益关切对于这一区域的冲突都存在一定的影响。

**（一）领土争议：**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主权争议问题是由来已久的。一方面，纳卡地区在18世纪前是由波斯帝国承认的并附庸于波斯帝国的、由五个亚美尼亚世袭领主控制的公国；而在18世纪-20世纪早期这段时间内，这一地区的主要控制权在沙俄-土耳其-波斯三个国家之间几经易手；而这一区域领土争议的加剧则是在苏联建立之后。早期苏联高层对于这一区域的划定仍然是混乱的——1920年底，阿塞拜疆革委会认定纳卡地区应当计入亚美尼亚领土，而1921年苏共高加索局则认定这一区域应当属于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并坚持这一决议直至苏联解体[3]。1988年纳卡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曾向高层建议将本州划入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但是这一建议遭到苏共高层拒绝[3]。而在苏联解体之后，阿塞拜疆立即终止了纳卡州的自治地位——此举被认定是加剧了民族冲突[1]。而讽刺的是，在2005年的统计中，该区域的主体民族，亦即亚美尼亚民族，其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99%以上。这为后来的亚阿边境冲突埋下了伏笔。

**（二）民族冲突：**

在民族冲突的语境下，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双方都将自身描述成为受害者而将对方描述为加害者。二者的冲突的核心，一方面是“到底谁先到达外高加索地区”这一问题的答案，亚美尼亚人认为是亚美尼亚人率先到达而阿塞拜疆人则应当被认为是外来民族，而阿塞拜疆的说法则恰好相反，且双方都持有相关的证据。直至今日，这一争论仍无定论[3]。另一方面，苏联早期的民族政策则加剧了这种民族冲突。有记录指出，苏联最高当局下令将部分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从外高加索地区强制迁出，并迁入中亚地区，这同时成为亚阿双方声称自身为受害者的依据[3]。苏联几次大规模移民，打破了原有的民族结构，破坏了族际平衡。正是由于民族和族际主义原则遭到破坏、各民族之间发展不平衡，导致民族间的不平等长期难以消除，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也难以协调[3]。

**（三）宗教冲突：**

大概在公元3世纪时，基督教即已经传入亚美尼亚地区并逐渐实现了本土化，截至目前亚美尼亚国内大部分人（94%）均信仰本土化的基督教[3]；而阿塞拜疆在7世纪时受到阿拉伯帝国的入侵，这一时期阿塞拜疆的本土宗教（拜火教）式微，当地居民被强制信仰伊斯兰教[3]。即使在苏联时期苏联的最高当局采取严厉的行政措施和政治手段来尽可能地消除宗教的影响，当下亚阿两国信仰宗教的人数仍不在少数。在部分西方学者看来，基督教-伊斯兰教之间存在根本的矛盾，也会带来文明间交流的阻碍，二者的接触很有可能导向国家和民族的冲突。

**（四）外部势力的影响因素：**

在苏联解体以及分离主义、民族主义的影响下，1991年后俄罗斯在外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力量在逐渐退出，俄对于外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式微[5]。而在里海地区勘探发现油气资源之后，对于石油、天然气的需求驱使着域外国家（英美）和区域大国（土耳其、伊朗）开始逐渐插手这一区域，通过对外高加索三国施加影响，以实现自身的政治诉求[4][2]。国内一般地认为，亚美尼亚政府亲俄，格鲁吉亚政府亲西方，而阿塞拜疆政府则偏向于土耳其和伊朗，同时和俄罗斯有所联系，这里涉及到三个区域性的政治集团在这一地区存在政治诉求和利益冲突。在这一背景下，由亚阿双方挑起的边境冲突，能否完全按照自身意愿及时停止，重启谈判，恐怕并不能如我们想象的那一般容易。

参考文献：

[1]苏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纳卡冲突分析[J].现代军事,2016(06):55-58.

[2]邓浩.外高加索地区形势演变及其走向[J].国际问题研究,2016(02):66-81.

[3]张晓玲,梁英超.浅析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关系正常化的阻碍性因素[J].西伯利亚研究,2013,40(06):44-49.

[4]李抒音.外高加索形势对俄罗斯安全环境影响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6(03):73-79+96.

[5]毕洪业.转型以来俄罗斯与外高加索国家关系的演变[J].俄罗斯研究,2003(04):23-27.